



一只白鹭 (外一首)

■黄玉生

池塘边，有一只冥思的白鹭
仿佛一朵忘记回家的荷花
清晨，它让秋天的白加重语气

临水照影。池塘是一面大镜子
白鹭往里看，蜻蜓、蝴蝶和云
往里看
鱼，虾和溺水的亡魂往外看
有时，它们的眼神碰到一起
引起一阵惊慌

白鹭飞起，像一团烟火
灿烂的烟火，它自己放飞的烟火

档案

由树变成一个切面之后
充满了不确定性。成为
椅子、书柜、神台、婚床和刀
把子
都有可能。最绚烂
是变成柴火的那一部分
鸟语、虫鸣、风声和蝴蝶的舞
姿
隐入树桩中。与天空
暂时脱离了纠缠
现在，切面漾着百圈年轮
樵夫、小兽和亡灵
于此歇息、嬉戏和哭泣
行走的僧侣于此打尖
没了遮蔽之物，木鱼声传得更
远
骨缝长出一株小苗
孝子般不离不弃。它与天空
签下契约，一百年的
轮回，时间会长出花白的胡子

雾中客居 (外一首)

■李凌云

表哥说：这山多雾

——题记

站在雾中迎接我
表哥的眉毛和头发结满水珠
稀薄的阳光照耀着
白花花 如外公的胡子
此刻 外公在屋后的山冈上
长眠

那匹黄狗安静下来
刚才它的叫声
隔着好远就能听见
我想
那叫声翻过几道山梁
将传得很远很远

表嫂不参与我们谈话
忙乎着炸果子招待我
茶油炸的果子真香啊
我想
那香味随着山风
将飘得很远很远

入夜 表哥表嫂早早睡了
我伏在油灯下
写些雾一般的诗句
表哥的儿子坐在身旁
悄声说
表叔，我要去城里念书……

一粒沙子

下班路上 临近黄昏的一场风
暴
卷起漫天尘土
一粒沙子闯入左眼
险些将所有的光明击倒

泪水 倾盆大雨的先兆
轮廓模糊的天地间
微睁的右眼 看见
被风刮得满街乱飞的假发 谎言
虚伪的情书 腐烂的水果
无家可归的乞儿 匆匆而过

“妈妈，一粒沙子在我的眼里
世界好疼！”
我回到童年的椅子端坐
泪光中的母亲 年轻又美丽
“别怕！别怕！会好的……”
时光暂停 沙子
随着母亲吹来的慰藉
匍匐坠地

风雨停了
我揉揉眼睛
走出门外看星星
屋里 飘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唉，哪天妈妈先走了
你该怎么办……”

绕一圈 (外一首)

■荻叶

你穿过商业街
穿过车站
路过一小溜逼仄的田野
数口池塘，密集的蛙声，掩盖着
人生大半圈的过往

你的目光被一只白蝴蝶带走
就在围城外的乱坟岗，青草上
扇动的羽翼
多像多年前遗留的，两片幽怨
的月光

年近六旬夫妇失独的哭声
还有一对不能再孕
中年夫妇的泪水
被一根枯草，穿刺在雨后
露珠的反光里

尔后，你还得穿过三教九流的
偏僻而又热闹的小吃街
每隔两三家店面
就能飘出夹杂着吆喝的揉搓声

你低头、疾走
猛抬头
回到你曾经步入过的
犹豫的城门

170 元钱

1993 年或者是 1994 年的冬天
我在一座小城念书
十六七岁的兄弟在一个装修工
地做帮工
猪血和油漆混杂的气味
让我心生呕吐
但我还是忍住了
告别时

兄弟把 170 元工钱往我手里塞
我说不
兄弟说迟早家里得给你寄钱
拿着吧
我忽然想哭
只是，不想让人看见泪水

无中生有 (外一首)

■曾少羽

无非绝对的不存在
比如无症状
也非绝对的没有
比如无产阶级
无是有的前一种状态
是目前未抵达的有
可是将来的有
比如祸福
是看不见的有
可是心生的有
比如鬼神

阳光的泪珠

我穿过一片暗黑的丛林
灿烂的阳光
透过云层
拨开叶片
穿过枝丫
能洒到我身上的
所剩无几
我被枝叶的影染黑
那不是我的黑
可枝叶证明了我的黑

我于是躲藏
我藏在黑暗处变得更黑
我于是奔跑
我踏着腐朽的枝叶奔跑
我向东
我向西
我向南向北
无处可逃

我于是抬头向天
于是仰天长啸
点点的光斑滑落在我脸上
我知道
那是阳光为我滴下的泪啊
因为
她也证明不了我的白

脚！父亲那双脚

■王圣

宛如几根青藤
父亲脚上暴起的青筋
缠附在两段腐朽的木桩
蜿蜒而上

这双脚，支撑着
一个摇摇欲坠的躯体
走过很长很长的路
却从没有走过
比门槛到田埂距离更远的路

旧屋檐 (外一首)

■天岩

在郁孤台老城区，抬头还可以
看到
很多旧屋檐。朱坚兄弟就沉迷
于旧的事物
他指着天井：这个至少应该有
五百年

他指着墙上的一块砖：这个至
少八百年
他指着屋檐上的天空，没有说
话

山顶上清朝建的祖堂倒了
屋檐埋于荒草。我坐在上面

仿佛回到了多年之前，坐在屋
檐上
去拨干净瓦缝里丰茂的野草

在我们之外

对于从未走出过村庄的太祖母
她的亲人就是她的全部

她会绕开落叶和蚂蚁
她会把我们所有家人的抱怨
悄悄地遮掩在一个缺了口的碗
底
她是我唯一亲眼见过裹了脚的
女人
她是目前为止我们家族最长寿
的亲人

在我们之外，她只知道天空之
外的银河

清明 (外一首)

■谢荣生

我弯下腰
除草，燃香，跪拜，默祷
父母在里头，我在外头
这么远，这么近
野花开得自然

我没有跨马而去

一匹马穿过丛林
那里有我孤独的小屋
有矢车菊、油桐花
有飞鸟
有空谷回声
看不见的事物被放大
比如隐藏在暗林中的弹弓
比如眼埋泪伏一朵落花

冬雪压血 (外一首)

■欧阳福荣

给荒原种下一片游离子
种上装甲
剥开四种颜色，剥开水分子
鸟，褪去轻羽
钢铁从暗格里飞翔
贫字，证明人与鸟都得过耳背
症
在高空，它等于“赤”字
到海拔以下，它
等于无病呻吟
于是，鸟在大海停止前
始终没有飞过去
穷字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
房间
将工业焚成钢铁灰烬
稻谷，挤空最后一滴泪水

搅团

痛吗
此时，有疾与无疾
需要与魔鬼拥抱，并且

相互揣测
痛，无非是钢钎插进心脏
抵入得不够深切
麻木，添加过水泥
成为一剂良药
专治梅毒、淋病、花柳、四海
为家和南漂
北漂
也诊治有色方块字

母亲 (外一首)

■周鸿亮

母亲很轻
像落了风的叶子
抱起母亲
就像捡起一片叶子
放进人生的扉页
不敢轻易打开
怕被风刮走

母亲很重
目睹手套，捡着母亲
就像捡打碎的磁铁
一块一块放进盒子包好红布
让我深埋密林
无人能至的心窝
永不消磁

中秋

伤感把伤感的缺口补好
思念把思念寄给了远方

没有另一半的默契
他只在夜色边缘游走

只因为穷
才分了他乡与故乡

我常作自己晚年设想 (外一首)

■李祚福

若远游，坐船去
惟青山相送，白浪相寄
小雨时最好
我邀雾色与林下东流水
若还酒饮，我会独对水面
借一竿清风，垂钓那些过去
然后安放于池塘
它会像盘子又像明月
就算一不小心敲碎了明月
它将如花亦如雪

梧桐山南

树，梧桐很高大，山，梧桐山
更高大
石头真多，如我一样不开窍的
游子
排着队，找罪受

梧桐山南，像要以一棵树为中
心
在山的南面有心念之人
又像要以一座山为中心
给人体面，个个都是采菊先生

想说，这只是个入口
下山的人却说，这个是出口
最怕说什么走凌云道，去登顶
俯瞰落霞